

葛崇岳译文集 卷六

Collected Translation Work of Ge Chongyue

在人间

*Being in
the World*

黄山书社

1348211



葛崇岳译文集 卷六

Collected Translation Work of Ge Chongyue

在人间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48211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崇岳译文集/葛崇岳译. —合肥:黄山书社,2009.9

ISBN 978-7-5461-0517-8

I. 葛… II. 葛… III. 葛崇岳—译文—作品综合
集—世界 IV. I5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608 号

葛崇岳译文集

葛崇岳 译

责任编辑:李玲玲

出版:黄山书社

地址: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9.5

字数:1680 千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0 元(共七卷)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夕阳美 思绪飞

我出外谋生，在本城主要街道上的一家“摩登鞋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我的老板是个矮小、圆滚滚的胖家伙。他面色黑红，皮肤粗糙，牙齿发绿，眼睛呈淡淡的污泥般颜色。我感觉他是个瞎子，为了肯定这一点，我不停地做鬼脸。

“别扮怪相。”他轻声地，但却声色俱厉地说。

这双污浊的眼睛居然看见我了，这是令人不悦的。我真不相信这两只眼睛能看见人。也许，老板只是猜测我在做鬼脸吧？

“我已说过了，不要扮怪相！”他提醒道，声音益发低了，他那厚厚的嘴唇几乎没有动。

“不要挠手，”他那干涩的低语声爬也似的传到我这边来，“你如今是在城里大街上第一流的商店里做事，这得牢记！学徒就应当在店堂门口站着纹丝不动，好似一尊雕像……”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也不能不挠手。我这两只手一直到胳膊肘都布满了红斑和烂疮，疥虫咬得我难熬难忍。

“你在家是干什么活的？”老板两眼直瞅着我的手问。

我对他说了。他一听便摇着他那贴满灰色头发的脑袋，盛气凌人地说：

“拾破烂，这比讨饭还要糟，比偷东西还要糟！”

这时，我不无自豪地申明：

“要知道，我也偷过东西哩。”

一听这话，他便伸出两只手来，仿佛一只猫向前伸出两只爪子似的，往一张斜面账桌上一按，惊恐地大睁着他那双空虚的眼睛，直瞪着我的脸，声音沙哑地说：

“什么？你还偷过东西？”

于是，我便作了说明：是怎么回事儿。

“哦，我们不计较这些鸡毛蒜皮。不过，如果你在我这儿偷鞋子或者偷钱，那我可要把你扭送大牢里去，一直把你关押到长大成人……”

他是心平气和说这番话的，我却吓了一跳，也就更加不喜欢他了。

在这家鞋店里做生意的除了老板外，还有我的表哥，雅科夫的萨沙^①。另外，还有一个大店员，那是一个伶牙俐齿、很会兜揽生意的、面孔绯红的人。萨沙穿一件褪成棕色的小礼服，戴着胸衬，打着领结。他态度傲慢，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外公领我来见老板的时候，还叮嘱萨沙帮助我，教我做事。萨沙却大模大样地蹙起眉额来，警告说：

“那必须，叫他听我的话！”

外公便伸出一只手来，按着我的头，硬要我弯一下脖子。

“你要听他的话，无论是按年纪还是按职位，他都比你大！”

而萨沙呢，直瞪着大眼睛，教训我说：

“你可要牢记外公的话！”

于是，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尽心地利用他那高我一等的地位。

① 高尔基二舅雅科夫·卡舍林的儿子。

“卡舍林，别瞪着眼珠子。”老板常这样告诫他。

“我没瞪呀！”萨沙回答，说时低着头。可是老板没有放过他：

“你别拉长着脸，顾客们会把你当成公山羊的……”

大店员毕恭毕敬地陪着笑脸，老板难看地裂开嘴巴。萨沙呢脸孔涨得发紫，躲到柜台后边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话，有许多字眼我简直听不懂。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外国话。

每逢一位女顾客走进店来，老板便把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摸摸他的唇髭，脸上装出一副甜蜜蜜的微笑。这种笑容弄得他满脸都是皱纹，却没有改变他那瞎眼的模样。大店员呢，将他的两只胳膊肘紧紧地贴着腰，挺直身子，让他那两只手毕恭毕敬地悬在半空中。萨沙却惊慌地不停地眯着眼睛，为的是极力掩盖他那双暴眼球。而我，站在店门口那儿，偷偷地挠着我的手，注意看他们做生意的规矩。

大店员在女顾客面前跪下来，帮她试鞋。他的手指头怪模怪样地揷开着。双手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触到那女人的脚，仿佛生怕把那只脚碰破了似的。其实，那只脚肥得很，活像一个倒置着的歪脖子酒瓶儿。

有一次，一位太太不住地抖动着她的脚，缩起身子，说道：

“哎哟，您搔得我好痒啊……”

“这个嘛，太太，是为要顾到礼貌。”大店员热心地赶忙解释道。

看着他对女顾客这样肉麻的样子，是很可笑的。为了不笑出声来，我便扭过脸去对着店门的玻璃。可是，我又忍不住想观察观察他做生意的那个样子，店员的那一套手法逗得我太开心了。同时，我心里又在想，我是怎么也学不会这么彬彬有礼地揷开我的手指头，这么乖巧地给他人的脚穿上鞋去的。

老板常常走出店堂，到柜台后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去，并且把萨沙也叫去，留下大店员一个人和那位女顾客单独相对。有一次，他的手摸过一位棕红色头发的女士的脚以后，他就把那只手的几个指头撮在一起，送到嘴边去吻了一下。

“哟，”那位女士惊叹道，“您真是太调皮了！”

然而他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发出亲吻的声音：

“啧啧！”

看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笑得我深恐倒在地下，便伸出手去抓住门把手，这一下店门开了，我一头撞在玻璃上，把玻璃碰掉了。这时大店员便不停地朝我跺脚，老板就伸出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头，萨沙也动手拧我的耳朵。傍晚时分，当我们一同走在回老板家里去的路上，萨沙便厉声厉色地教训我道：

“你这种行为，人家会把你赶走的！哼，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他还解释说，要是那个店员能博得太太们的欢心，那铺子里的生意就会兴旺些。

“就算这位太太不需要买鞋吧，可是单为了看一眼这个讨人喜欢的店员，她也会再来一趟，另外多买上一双鞋的。你就这么不懂事！真为你操透心了……”

这话惹得我十分恼气：谁也没有为我操过心，特别是他。

每天早晨，厨娘，这个有病的、脾气大的女人，总是在唤醒萨沙之前的一个小时就把我唤醒。我就刷干净老板一家人、大店员、萨沙的鞋和衣服，烧茶炊，给所有的炉子送上柴火，洗干净装午饭用的提盒。到了商店里，我便扫地，掸尘，准备茶水，给顾客们送货去，再到老板家里去取午饭。在这种时候，我守门的任务便由萨沙担任。萨沙却认为这有损于他的尊严，便骂我：

“蠢货！叫人家替你干活……”

在这儿我感到沉闷乏味。我过惯了独立不羁的生活，过惯了那种从早到晚在库纳温的沙土铺成的街道上，在混浊的奥卡河的岸上，在野外，在树林里的生活。在这儿，既没有我外婆，也没有我的同伴，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同时在这儿，生活向我表露了它那鄙陋、虚伪的内情，惹得我很气愤。

常常有这种情况，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就走掉了。这时，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受了委屈。老板便立刻收敛起他那副甜蜜蜜的微笑，下命令道：

“卡舍林，把货收起来！”

之后，他便开口骂起来：

“嘿，这头猪，闯到这儿来了！这个蠢娘儿们在家里坐得无聊了，便出来逛商店。如果你是老婆呀，我早就给你颜色看了……”

他的老婆生得干瘪，黑眼睛，大鼻子，动不动就对他跺脚、叫嚷，就像对待仆人一样。

往往，他们对一位熟悉的女顾客先是谦恭地鞠躬，说出种种殷勤的话，等到把她送走之后，便纷纷用肮脏下流的话数落她，惹得我恨不能跑到街上去，追上那个女人，将他们数落她的话统统告诉她才好。

我，当然知道，一般说来人们在背后都是要互相说坏话的。但是这几个家伙特别可恶地议论一切人，倒好像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优秀的分子，委任他们来担当全世界的审判官似的。他们嫉妒很多的人，从来对谁也不肯称赞一句，对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点他的坏处。

有一次，有位年轻的女士来到商店里。她，脸蛋儿红扑扑，眼睛亮晶晶，着一袭丝绒斗篷，上面镶着一个黑皮的领子。她的两颊

被那块黑皮子烘托得就像一朵美得出奇的花儿。她将那件斗篷从肩上脱下来,甩到萨沙伸过来的双手上。这一来她就显得格外漂亮了:她那苗条的身材紧紧地裹在一件蓝灰色的丝绸衣服里,两只耳朵上是钻石在闪闪发亮。她使我联想到美丽的华西丽萨^①,并且我相信她必定是省长夫人。她受到了特殊恭敬的接待,他们见着她恰似见着一盆火似的,不停地点头哈腰,满嘴的甜言蜜语,气都透不过来了。那三个人在店堂里忙得团团转,活像魔鬼一样。货柜的玻璃上掠过他们的身影,就好像四周的一切全着火了,正在熔化,眼看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样子,换成另一种形状似的。

可是,等她很快地选中一双贵重的鞋,走了。老板却吧嗒一下嘴,打了个唿哨,说:

“哼,一条母狗……”

“一句话,大不了是个女戏子。”大店员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便开始相互议论这位女士的那些情人,议论她的花天酒地的生活。

午饭之后,老板总是去商店后边那个小房间里躺下睡觉。有一回,我偷偷打开他的金表,往机器里滴上一点醋。我很开心地看到他醒来以后走到店堂里来,手里拿着那只表,心慌意乱地嘟哝着:

“真是意想不到的事,这表突然冒汗了!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等事:表会出汗!莫不是要出什么不吉利的事吗?”

尽管商店里事务繁多,家里杂事也不少,可我总仿佛整日在沉重的烦闷无聊中昏睡。我越来越常常暗忖:我该干出件什么事来,好让他们把我从商店里撵走呢?

^① 俄国民间传说里的女人,非常美丽、聪明和坚强。

一些身上沾满雪花的行人，默默地从商店门前闪过去，仿佛他们是在给什么人出殡，送亡灵到墓园里去，可是误了时间，落在送葬队伍的后边了，于是急急忙忙，赶紧去追上那口棺材。街上的马车摇摇晃晃，费力地爬过雪堆。这家商店的后边，教堂的钟楼上，每天响着凄凉的钟声，原来大斋节^①到了。钟声就像枕木那样打在人们的头上：痛倒是不痛，可就是弄得人头脑麻木，两耳发聋。

有一回，我正在商店门口附近的一处院子里拆开一只刚收到的货箱，这当儿教堂看守人来到我跟前。他是个歪脖子的小老头儿，浑身软绵绵的，仿佛是用破布做成的。他衣衫褴褛，恰似被狗撕破了一样。

“你，上帝的人儿哟，为我偷一双套靴吧，行吗？”他提议说。

我不吱声。他便在一只空箱子上坐下来，打了个呵欠，并在嘴上画了个十字。接着又道：

“你偷嘛，啊？”

“不可以偷东西！”我对他说。

“不过，大伙儿都偷。你得尊敬老人才是！”

我与我周围的人可不一样，这很招人喜欢。我感觉到他十分相信我愿意为他偷东西，我只好答应从窗户的通风口里递给他一双套靴。

“这就好，”他平静地说，但并不太高兴，“你不会骗人吧？嗯，嗯，我看得出你不会骗人……”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他的靴底揉搓着肮脏的雪泥，随后点上他那个陶土的烟斗，忽然吓唬我说：

“可要是我骗你呢？我一拿到这双套靴，就立刻送到你老板那

^① 基督教斋日，共四十天，在复活节前。

儿去,并且说这是你卖给我的,价钱是半个卢布,那怎么样?啊?那双套靴值两个卢布,但是你只卖了半个卢布!你把钱都买糖果吃了,啊?”

我怔住了,瞧着他,仿佛他已把他应许要做的这件事做过了一般。他不住地轻言轻语、瓮声瓮气,同时两眼注视着他的靴子,吐出淡淡的蓝色烟雾。

“比方说,假如这是你老板指使我干的:去,你替我摸一摸那孩子的底,看看他是不是个贼娃子。那又怎么样呢?”

“那我就不给你套靴了。”我愤愤地说。

“既然你已答应了,现在就不能不给啰!”

这时,他便拉住我的手,将我拽到他身边去,伸出一只冰凉的手指头敲我的脑门子,懒洋洋地继续说下去:

“你怎么可以平白无故说:喏,拿去吧?!”

“是你自己要的嘛。”

“我想要的东西可多呢!我要你去抢劫教堂,那你怎么样,就去抢劫吗?难道别人是可以轻易相信的吗?哎,你呀,小傻瓜……”

他将我推开,自己站起来。

“偷来的套靴我不要。我又不是老爷,我压根儿就不穿套靴。我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你这样老实,那么等到了复活节,我就放你到钟楼上去,你可以敲一敲钟,看一看这个城市……”

“这城市我熟悉。”

“从钟楼上看下去,城市要漂亮多了……”

他把他的靴尖伸进雪里,慢慢腾腾地朝教堂拐角那边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有些闷闷不乐,提心吊胆地暗忖:这小老头儿是真的在开玩笑呢,还是被老板暗地里派来考察我的?这下我简直

不敢走进商店里去了。

萨沙跳进院子里来，喊了一声：

“你在忙些什么鬼名堂！”

我突然心头火起，便举起钳子来朝他抡了一下。

我晓得他同那个大店员常常偷老板家的东西。他们往往将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到炉子的烟囱里，然后在离开商店的时候便将它塞在大衣的袖筒里。这种事我不喜欢，并且我害怕，我是记得老板的恫吓的。

“你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偷，而是那个大店员偷，”他厉声厉色地向我解释道，“我只不过是帮帮他的忙罢了。他说：‘你帮我干！’我只有听他的话，否则他就会跟我为难。瞧我们的老板！从前他自己就当过店员，他什么都明白。但是你不要乱说！”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照镜子，学那个大店员的模样，很不自然地揸开自己的手指头，整了整他的领结。他一个劲儿地向我摆出高我一等的架子并压我一头的权势，扯开男低音的嗓门朝我嚷嚷。每逢他支派我干事，他总是将他的一只胳膊向前一伸，那姿势像是要将我推开似的。我长得比他身架高，力气大，但是骨瘦如柴，笨手笨脚。他却丰满，轻巧，鲜润。他穿着礼服，散着裤腿，在我心目中显得威严而庄重。但是他浑身散发着一股令人不愉快而且可笑的味道。他痛恨那个厨娘，而厨娘也真是个奇异的女人，谁也摸不清她究竟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世界上的事我最喜欢的就是斗殴，”她大睁着她那双乌黑的火热的眼睛说，“不管什么样的斗殴，在我看来都一样：公鸡相斗也好，狗咬架也好，庄稼汉厮打也好，我一概都喜欢！”

如果院子里有几只公鸡或者鸽子斗起来，她便丢下手里的活，

瞧着窗外，把这场厮杀从头看到尾，忘记一切，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耳朵里什么也不听。每天傍晚，她便对我和萨沙说：

“你们两个小孩子，干吗老是闲坐着，还不如打一架好。”

萨沙生气了。

“我不是什么小孩子，我可是个二店员了，傻娘儿们！”

“哦，这我倒没看出来。要叫我来说，没娶媳妇的就都是孩子！”

“傻娘儿们，呆头呆脑……”

“魔鬼倒挺聪明，但就是上帝不喜欢他。”

她说的谚语特别惹得萨沙火冒三丈，于是他就挖苦她。而她呢，便轻蔑地斜起眼睛瞧着他，说：

“哼，你呀，蟑螂，上帝错叫你来到人世！”

他不止一次地怂恿我趁她熟睡的时候在她的脸上涂些黑鞋油或者煤烟，在她的枕头里扎上大头针，或者另外想个什么法子跟她“开一开玩笑”。但是我怕那个厨娘，再说她也睡得不沉，经常醒过来。她一醒来，就点燃油灯，坐在床上，眼睛望着墙角一个什么地方出神。有时她绕过大灶，走到我这儿来，将我唤醒，用沙哑的声音央求我说：

“我睡不着，列克赛伊卡^①，我心里有点儿怕，你跟我说说话好吧。”

我便睡眼朦胧地给她说点什么事。她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光是摇晃着她的身子。我感觉她那热乎乎的身子发出蜡和神香的气味^②，她很快就会死掉。说不准她马上就会脸朝下，一头栽

① 高尔基的名字阿列克赛的爱称。

② 俄国人死后要抬进教堂去做安魂弥撒，“蜡和神香”的气味便是教堂里的气味。

到地板上死去。我心里害怕，我说话的声音便大起来，然而她拦住我说：

“小声点！要不然那些坏蛋醒来，就会胡思乱想，把你当成我的姘头了……”

她在我的身边坐着，老是保持一种姿势：她弓着腰，将两只巴掌夹在两个膝盖中间，用腿上突出的骨头把巴掌夹紧。她的胸部是一马平川，一根根肋骨甚至透过她那粗麻布厚衬衫突印出来，仿佛一个干裂的木桶上的一道道铁箍。她常常不吱一声地端坐良久，然后忽然低声说：

“还不如死掉好，免得像这样老是忧愁……”

有时，不知她在问什么人：

“落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意思呢？”

“睡吧！”没等我说完她便打断我的话，直起腰来说道。随后这个灰色女人便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厨房的昏暗里了。

“老巫婆！”萨沙在背后总是这样称呼她。

我便向他建议：

“那你就当面这么叫她呀！”

“你以为，我不敢叫吗？”

可是立刻他又皱起眉头，说：

“不，我不当面叫她！或许，说不定她真是一个巫婆……”

她对一切都看不顺眼，喜欢发脾气，就是对我也是什么事情都不留情面，清早一到六点钟便来拧我的腿肚子，嚷道：

“别贪睡了！去抱柴火！烧茶饮！削土豆皮！……”

萨沙醒来后，哀叫道：

“你叫什么呀？我要向老板告状去！你吵得人睡不成觉……”

她那瘦骨嶙峋的身子在厨房里迅速地移动不止，同时她那双

由于失眠而发红的眼睛朝萨沙那边闪动着，说：

“呸，上帝真是错叫你来到人世！我如果是你的后娘，早就收拾你了。”

“该死的！”萨沙骂道。他在去商店的路上撺掇我说：“应当想个办法让老板将她撵走才好。应当趁人们没注意，偷偷地在所有菜里多加点盐。要是她烧的菜都太咸，那我们的老板便会将她撵走了。要不，放上点煤油也行！你怎么不动手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干？”

他生气地哼了哼鼻子，说道：

“胆小鬼！”

厨娘真的当着我们的面死了。她正弯下腰去，要提一把茶炊，突然她的身子就挫下去，坐在地板上了。就好像谁推了一下她的胸口似的。然后她一声没吭，斜着身子倒下去，两条胳膊向前平伸出去，嘴里流出了鲜血。

我们两人顿时明白她真的死了。可是我们吓懵了，瞧了她很久，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末了萨沙一个箭步冲出厨房，跑掉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便偎到窗台上去，凑近亮光。这时老板来了，发愁地蹲下来，伸出手指头摸摸厨娘的脸，说道：

“她果真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开始面对着墙角，对着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小圣像在胸前画起十字，做祷告，随后对着前堂发出命令道：

“卡舍林，你跑一趟，去报告警察！”

警察来了，转悠了一阵子，拿到几个茶钱，便走了。之后他又转回来，并且带着一个赶大车的。他们抬起厨娘的头和脚，将她抬到大街上去了。老板娘从前堂往这边看了一眼，吩咐我说：

“快把地板擦擦干净！”

可是老板说：

“幸好她是在傍晚死的……”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临到躺下睡觉时，萨沙对我说，并且口气异乎寻常地温和：

“你别熄灯啊！”

“你害怕吗？”

他用被子蒙着脑袋，躺在那儿久久不吭声。夜晚这么安静，好像在倾听什么声音，等待发生什么事情似的。我感觉似乎马上就要敲钟了，于是突然之间全城的人们就会又是奔跑，又是嚷叫，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萨沙从被子里露出鼻子，小声提议道：

“我们一起睡到灶台^①上去吧，好不好？”

“灶台上很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她是怎么摔的，一下子就死了，啊？这才是巫婆呢……我睡不着觉了……”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谈死人，说是他们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在城里徘徊到午夜，寻找他们原来的住处，寻找他们亲人的住处。

“可死人只记得这座城，”他低声说，“至于说街道和房屋，他们就记不清了……”

四周越来越安静，仿佛也越来越黑了。萨沙略微抬起头来，问道：

“你想不想看一看我的箱子呢？”

① 或译炕炉，指俄国式炉灶上面可以睡人的地方。